



蓝衣女人

李毓瑜 著

有人说，雨夜是孤独
女人的天堂，在这个天堂
里，她可以随着夜色和雨
丝，才情横溢地创造她不
曾有过而渴望的种种幸福
片段：她暗恋的男人，夕
阳下的约会，浪漫的音乐
晚餐……

重庆出版社
重慶出版社

蓝衣女人

李毓瑜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蓝衣女人 / 李毓瑜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-7-229-10476-4

I. ①蓝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5938号

蓝衣女人

LAN YI NUREN

李毓瑜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曾 玉

责任校对: 刘小燕

装帧设计: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·卢晓鸣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25 字数: 270千

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0476-4

定价: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河边生活	1
螃蟹	13
毛球	28
何志车	97
黄松	168
另页	246

河边生活

1

那时，江加芬一家住在河边后街的捆绑房子里，竹篾条夹着泥巴糊成的墙，竹篾条细细密密编就的门，窗就是门，门就是窗，江家白天很少关门，关上门屋里张开嘴看不见牙齿，像河边人家烧柴用的锅底底，黑糊糊的。屋里三张床，一张白木桌子，几根长条木凳子，床下几个装衣服的纸箱子，这就是江家人全部的家当。

打开竹篾条编就的门，出得门来，有个巴掌大的院坝，连着院坝的一侧就是高高的一坡石梯坎，从长江边一直长长地伸到城墙边，那是河边人家与外界的唯一通道，也是江加芬们小时候的乐土。

江加芬常和石梯坎那边捆绑房子里的小人们，早上被大人从床上扯起来，头不梳、脸不洗，眼屎还粘在眼角，就呆呆地坐在石梯坎上，茫然地望着江，等到瞌睡醒来，就好像现在的人赖床一样，捂在被窝里。有大人在屋子里喊“螃蟹，回来吃饭了”，“黑皮，回来洗脸壳壳了”，江加芬们才从石梯坎上抬起屁股，揉着睁眯睁眯的眼睛，慢吞吞地回屋。

夏天还好，冬天江加芬们就坐在石梯坎上喝江风，两层裤子过冬，不知是人长快了，还是布不够，反正在儿时的记忆里，江加芬的裤子老是在连二杆上，冬天的风就从那里灌进去，好像穿堂风，脚杆就打抖抖，光光的脚背上是一层薄薄的白霜。尽管如此江加芬们还是在那里等瞌睡醒来，这已成了身体的条件反射，石梯坎不仅是他们的乐土，也是他们童年时代的第二张床。

江加芬们对石梯坎有瘾，就好比当今的年青人与网络、老人与茶馆，一年365天，无论刮风下雪都要去的那回事。螃蟹有一颗门牙就是在那里磕落的。

有一次螃蟹没有睡醒，就被大人扯出了铺盖窝，披着衣服闭着眼睛坐到了石梯坎上，不知怎的一摇晃，脚一滑，人就像一坨毫无遮拦的大石头，“骨碌碌”地势如破竹地滚了下去，越滚越快，越滚越快，没有人挡，挡也挡不住，螃蟹就连“妈”都没有喊出一声，就到了底。还好鼻子没跌凹进

去，跌落了一颗门牙，满嘴是血。

“要是鼻子跌凹进去了，你娃儿找江家女就麻烦了。”螃蟹那熬猪油肥皂的大人说。螃蟹屋头的大人很喜欢江加芬，说她勤快、知理，小小年纪就晓得摆摊子，卖雨伞找钱做生意，所以常拿螃蟹开玩笑。这是河边人们的娱乐方式，也是他们一天繁重劳动过后的要事。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国人很单纯，不打麻将，不看电视，不过也没有麻将，也没有电视，上半城奢侈的人家有一台“红灯”牌的收音机就是大款了。

“啥子麻烦嘛，哄人的，你是肥皂厂的，送几箱猪油黄肥皂给江家女，把她一屋的人洗得泡子翻翻的，那江家女还不是我们屋头的。”螃蟹摸了摸门牙跌落后空出来的那个洞说。

其实小小年纪的螃蟹，并不明白女人和男人的关系，大人爱说，他也就爱听，有人问他，螃蟹你找女人来做啥子，五六岁的螃蟹歪着脑袋想了想说：“拿来吃饭、睡觉，挨着我爸爸睡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人们一阵快活地大笑。

江加芬后来听到了河边后街螃蟹的这个笑话，就找了螃蟹说：“螃蟹，我不挨到你那熬猪油肥皂的大人睡，太臭了，我睡你的床，你挨着你大人睡。”后来两人长大了，成了恋人，常拿这话取笑对方。

河边后街捆绑房子里的江加芬们，尽管目睹了螃蟹血流满面的场景，但石梯坎对于他们仍旧是抵挡不了的诱惑。江加芬们吃饭从不上桌，一来桌上没有好吃的菜，非得捧着个碗在桌上候着，二来他们看见河边的船老板吃饭，也是很豪气地捧一个跟脑壳一样大的海碗，碗里堆尖了菜，赤脚蹲在船板上喝酒划拳喂脑壳。

虽然上半城的有钱人瞧不起下半城的穷人，下半城的穷人也瞧不起连进城都没有资格，居住在几根竹篾条围起来的捆绑房子里的河边人。当然连几根竹篾条围起来的捆绑房子都没有的船老板，那是被上下半城的人打入了另册的。但河边捆绑房子里的人不这样认为，江加芬们更不这样认为，船老板在他们的心中是大人物，伟人物，船是家，家是船，运人又运货，带着锅盘碗盏四处漂流，看世景，看稀罕，走四方，自在又快活。满满的一条江都是他们的。大人们说闯荡江湖的是英雄，是好汉，船老板在江加芬们的心里就是闯荡江湖的英雄，就是好汉。白天如此，入夜更是丰富。夜深了，有挎着竹篮缝补旧衣裳的女子上船，女人补衣服唱小曲，男人喝小酒，夜深了，女人的衣服没有补完，男人挽留，女人也就顺势住下，哪里都是住。

第二天清晨江上起雾了，女人挎着竹篮借着薄雾的遮挡，走下窄窄的跳板，男人顺手把几个工钱放在女人的竹篮里，好脾性的女人也不计较，跨下跳板，走到沙滩上，回身向站立在船头上的男人挥挥手，就此各忙各的营生。

这些好事只有河边的人家才知道、才晓得，那城里的人是做梦都梦不到、看都看不到的，连黑皮那老实得像一段木头捡废铜烂铁的大人都说：“河边的船老大，好安逸，一条木船飘四方，听小曲喝小酒，赛过神仙过的日子。我们是几根竹篾条拴死了的人，亏亏亏。”

河边的大人们都如此看重木船上的船老大，江加芬、螃蟹、黑皮们就更不用说了，大人物、好汉们都是如此的吃饭喂脑壳，他们这些小人物、小人儿就更不用上桌吃饭，每天三顿只管用碗装了饭，用筷子在桌上胡乱地夹点菜，端起碗就往石梯坎坐，仿佛石梯坎上摆了筵席，就只差他一个人，猴急火跑的。

河边后街捆绑房子里的人饭食早晚不一，在石梯坎上的小人儿就要的要、吃的吃，端起碗的人只管低头干饭，要的人就只管要得开心。黑皮就是这样的愣小子，有一回，他把小板凳翻过来，四脚朝天，朝天的板凳里装的是锯木头的木屑，河边人称的“锯木面灰灰”。这种“锯木面灰灰”，可是河边人家的一大宝。河边人家没钱买煤，大多烧柴，为了节约用柴，河边人家烧火架柴煮饭，只是往灶膛里虚虚地架上几根柴，等柴燃出了明火，就从装“锯木面灰灰”的撮箕里，抓一把“锯木面灰灰”撒在柴上，那“锯木面灰灰”火借柴势，就“轰”地燃烧起来。一顿饭，有了“锯木面灰灰”，那硬硬的柴火就要少烧几根，尤其是在河边的大冬天，晚上大人小儿那一大木脚盆的烫脚水，就全靠它。在烧过的还没熄灭的柴火上撒上几把“锯木面灰灰”焰起，上床睡觉的时候，一铁锅水就烫了，倒在木脚盆里，大人小儿一家人就可以舒舒服服烫脚了。大脚小脚肥脚瘦脚全都烫得红通通的，浑身像晒了太阳，睡在床上，半夜起来屙尿，脚都不冷。

河边后街的木楼梯直通储奇门羊子坝的菜市场，木楼梯旁有个木柴加工厂，从河边船上运来的一根根大原木，就在这个加工厂改料。大原木被男人们和女人们锯成一块一块薄薄的木板，那锯木头落下来的木屑就是“锯木面灰灰”，河边人家的大人小儿都争着去扫，要说河边哪点最干净，那就是公认的木楼梯旁的木柴加工厂。

这个木材加工厂也是英雄好汉聚集的地方。男人们的膀子油亮粗壮，胸脯上的肉一块块地鼓起，腋下黑色的汗毛一根根地抻着，蓬蓬勃勃

的,比河边后街那些黄毛丫头稀拉拉的头发都壮。那和男人对拿一把锯子改料的女人,冬天一件夹衣服、夏天一件薄衣衫,罩在身上,胸膛上那一对藏在衣衫里的兔子,随着锯子一左一右地拉动,那兔子也不安生,仿佛就要冲破那薄薄的一层蹦出来,让江加芬们看得目瞪口呆。女人脚穿四十码的大鞋,手伸出来足以盖住他们小人儿的整张脸,那屁股就更不用说了,螃蟹用手远远地比画过,对小伙伴发布他的新发现,说:“女人的一个屁股用锯子来改,可以改他们两个以上。”

锯木厂的男人和女人们,很随和,螃蟹和江加芬们只要找对了时间来扫“锯木面灰灰”,是不会挨吵的——那就是他们停锯歇气的时候。男人抽烟,女人喝茶,江加芬们就拿着撮箕、扫把,扫地上的“锯木面灰灰”。

这一日清早,黑皮端着装有“锯木面灰灰”的小板凳在石梯坎上看见河中开来了大船,就兴奋地站了起来,“大船、大船,”忘形地向江中的大船挥手,这一挥手好戏来了,四脚朝天的小板凳斜了,“锯木面灰灰”全部倒在了李三的碗里,此时李三手里正端着一碗冒大气的稀饭,李三低头一看碗里不再是冒大气的稀饭,而是满碗粗颗粒的“锯木面灰灰”,“哇”的一声就大哭起来,扯着黑皮的衣服,要他赔稀饭:“黑皮,你,你赔我稀饭,黑皮,你赔……”李三的哭声把黑皮的妈牵出来了,一看,黑皮倒了李三一碗的“锯木面灰灰”,二话不说,甩手就给了黑皮两个脆脆的耳巴子,黑皮的脸上顿时冒起了五条红红的“猪儿子梗梗”,“哇”的一声黑皮张嘴就哭出声来,石梯坎上顿时上演了热闹的男声二重唱。后来,还是黑皮的妈给李三舀了一碗干饭端到石梯坎上来,李三才闭嘴收了风,脸上挂着眼泪水,就着碗里的水豆豉,全吃了下去。

那时的江加芬只有六岁,螃蟹五岁多,黑皮七八岁,黑皮有个吃奶的妹妹,和黑皮正相反,皮肤白白的,大家叫她白皮。

黑皮放了学回来书包一放,妈妈就把白皮塞给黑皮,黑皮抱了白皮就往石梯坎上坐。白皮哭,不要黑皮抱,要妈妈抱,黑皮就编了一首歌唱给白皮听:“船船,来白皮看哟,车车,来白皮坐哟……”一边拖声悠悠地唱,一边抱着白皮,细细的脚杆来回地抖,如此四五遍,不知白皮是被黑皮的歌声感动,还是白皮真的看到了江上走过的船,不哭了。

那时的长江清爽干净,不像现在这样的喧嚣和急躁,江面上走过的船,都闲闲的,挂着帆,不急不躁,有点“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”的意思。白皮看那些从江面上的风吹过来的帆,帆下吊着的大船小船,听铁壳船的喇叭拉“呜呜”,闭上了哭的嘴,睁大了一双好看的丹凤

眼,和黑皮一起看船。

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么一回事,河边的大人要找口中的饭食,屋里的小人就得当大人用,大带小,姐带弟,哥带妹,那时没有托儿所,就是有,河边人家也上不起。不过上半城倒是有个托儿所,那是有钱人家的小人上的托儿所,河边人不羡慕,河边人有北京城的国务院,那是他们心中最大的、最了不起的地方,你上下半城的人总比不过北京城的国务院,上下半城的小人也上不了国务院的托儿所,我河边人比不上你,但国务院比得上你,这,多少有点阿Q精神的意思。

河边人举一反三,大凡看见漂亮的女人,就会说那是国务院要的女人。

不过小人总归是小人,小人耍心大,做事上不了心,那日江上清丽,大船小船从江上飘过,天上又有几朵白云,恰巧石梯坎上响起了卖白糖糕的吆喝声:“糕哟,白糖糕……”吆喝声细长宛转,往人耳朵钻,那白糖糕的香甜直往黑皮的鼻子里钻,吆喝与香味让梯坎上的黑皮分了心,手一松,白皮就从他的怀中一下子滚了出去,“骨碌碌”地顺着石梯坎一直滚到下一坡石梯坎的平坝坝上,没有了动弹和声息。

黑皮吓坏了,疯样地冲下石梯坎,见白皮脸色青紫,眼睛紧闭,口冒白沫,抽搐不已。黑皮怕妈妈看见,抱起白皮就往河边跑,一边跑一边拍,直跑到河滩上,白皮才从阎王爷那里被打回来,“哇”地哭出声来。

还好,白皮没有死,身上也没有一处伤,鼻子也好好地长在鼻梁上,长大后成了河边后街的一枝花,用河边人的话说,是国务院的。人模样儿虽好看,但让人觉得她的脑壳有点散,用重庆人的话来说,就是散脑花。比如很简单的 $3+2-5=0$ 这样的算术题,她都要眼睛看着天,然后又掰着五个手指头算半天,才说零。日子长了,河边后街的人都看出了里头的道道,除了叫她散脑花,还给她一个木头美人的称号。白皮七岁读书,小学二年级读了两年,五年级又留级一年,那时的小学是六年一贯制,读完小学用了八年,十五岁才小学毕业。小学毕业的白皮从学校走出来,已颇有几分相貌了。白皮知道自己的脑壳不够用,不是那块读书的料,从此歇了学,东一趟西一趟混日月,等事做。

白皮这个样子,黑皮心里最明白,和他有关,和那坡石梯坎有关,毕竟死过一回的人了,能活着回来,想来是阎王爷念她小小年纪来一趟人间不容易,好死不如赖活着,回去吧,这不,河边后街上就有了一个木头美人。

河边后街的捆绑房子全都没有厕所，只有尿罐。吃喝拉撒睡，拉，它排在第三拉，是每个人必须的。倒尿罐是河边后街最重要的一环，这历史的重任大多就落在了河边后街娃儿细细的手腕上。

娃儿小，尿罐大，那是没有法的事，你得拿出吃奶的力气，歪歪斜斜地提着尿罐走到粪桶前，踮起脚尖把尿罐端起倒。每天下午五六点的光景，就有男人或女人雄壮着身子，身背草帽，脚蹬草鞋，担一挑粪桶，站在两个石梯坎交界的平坝坝上，伸长脖子环顾左右，大喊一声：“倒桶哟！倒桶！”喊声砸地，威风凛凛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，像个战场上的得胜将军。捆绑房子里的人听到叫喊就会提着尿罐赶出来，一时间人声鼎沸，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，像赶场一样的热闹。这时挑粪桶的人，就会像警察一样大声地叫：“不要挤，慢慢来，粪桶大，都倒得到……”但这时没有人会听他的维持和喊叫，我提我的尿罐，你倒你的桶，空了才轻松，等到这一阵拥堂打过去，稀疏下来，才能秩序井然。

那时江加芬家里给她的主要任务是倒尿罐。细瘦的她每每到了这个时候，就会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尿罐，夹在倒尿罐的人众中，一步步费力地走。眼前晃过的是无数的人腿和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尿罐，还有一步高过一步的石梯坎，梯坎走到一半，身上的汗珠就冒出来了，手下的尿罐也重了许多，咬咬牙，加把劲，实在提不起，就把尿罐放下来歇一气，等气力长起来再走。但今天江加芬不能歇，不能等气力长起来再走，因为大姨妈来了，带来了她做梦都想吃的饼干。

江加芬在心中有个梦想，梦想自己有一张饼干做的床、被盖、被单、枕头，自己想什么时候吃就吃，把被盖拉起来就可以吃，想吃也可以把床啃一口，反正是由着高兴，吃得来自己不想再吃，哪怕吃得来吐一块块饼干都要得。有时江加芬想起她的饼干梦，口水就直流。

平时大人是把饼干装在铁筒子里，铁筒子放在床下的木板箱子里，箱子上挂了一把大大的锁。看年看月大人才拿一块出来，有时一块饼干吃下去，再没有第二块，肚子是疼得来打绞绞，有时江加芬想还不如不吃的好，免得肚子疼得打绞绞。但娃儿终是娃儿，饼干是她的理想，想得再多像天那样多的饼干是假的，看年看月大人才从铁筒子拿一块饼干出来那才是真的。而今天大姨妈拿来的饼干，隔着纸香气直钻肚子，江加芬的肚子早就已经开始打绞绞了，唉，偏偏喊“倒桶”的又来了，这不，心一急，脚

不稳，气力又不够，尿罐就从手中滑了出去，“哗啦啦”，尿罐跌成无数碎片，屎尿横飞，向石梯坎下画着高高的弧线滚了去，躲闪不及，屎尿溅了旁人一身，又臭又湿，骂声不绝。“是哪个砍脑壳的，人死了呀……”

江加芬傻了，正在旁边倒尿罐的螃蟹张大嘴巴合不拢了，江加芬望望螃蟹，又望望洒了一坡的屎尿，突然张开嘴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

大人在屋里听到江加芬的哭声，出来一看，尿罐打烂了，屎尿满坡，骂声不绝，鼻子眼睛都绿了，不问青红皂白，上来就给江加芬“啪啪”两个耳刮子，打得江加芬像陀螺打转转，气都喘不过来。打了就打了，大人还出不了气，当着石梯坎人众的面，扯起江加芬的耳朵，边拉边骂边走：“你是饭胀多了还是屎吃多了，喊你倒尿罐，你就装疯……”

江加芬是又气又羞又痛，掰大人的手，掰不动，螃蟹过来帮忙，还是掰不动，螃蟹急了低下头用牙齿咬江加芬大人的手，大人“哇”的一声放开了，手被螃蟹咬出了血，大人红眉毛绿眼睛不认人了：“你还有小伙伴来帮忙，好，看我不把你打死。”大人放了耳朵扯头发，抓住就不放，连拖带抱，像弄死狗一样，把江加芬拖回了屋。回到屋大人脱下脚上穿的鞋子，拉住江加芬就往脸上打，江加芬的脸立马就像泡粑样的肿了起来，红一块、灰一块的，红的是大人打的结果，灰的是大人鞋底上的灰。大人脚上穿的鞋子是自己做的，鞋底纳了花，一个一个胡椒眼呈梭形，江加芬的脸上清清楚楚地印着梭形的胡椒眼，这顿暴打和侮辱，让江加芬死的心都有了。

大姨妈见势不对赶紧来拖：“三妹，何苦哟，尿罐打烂了就打烂了，把娃儿打死了，尿罐还不是好不了，算了。”

“大姐，你不晓得，一个尿罐要三块钱哟，昨天才向隔壁的张妈借了五块钱，本来是拿来买米的，米坛子空了，现在米还没有来得及买，尿罐又打烂了，她死人子老汉在大码头摆摊子，卖点筷子、雨伞、咸菜，小本生意又不好，这些娃儿又吃得，一家人横起的嘴巴都糊不平，我这日子哪个过哟……”大人说完就掩面大哭起来。

这屋里的事还没有收风，外边又叫起来了：“江家妈，你屋的江家女洒了一坡的屎尿，担水来冲噻，要臭死几个来摆起嗦。”

“滚，滚下河去担水！”大人又哭又骂，用脚踢着江加芬。

那次多亏了螃蟹，帮她从河里挑了好几挑河水，两人一起才把那一坡的屎尿冲干净了。

那时河边后街户户赤贫，家家穷人，上下半城的人不必为口中的一日三餐吵嘴打骂，而河边住捆绑房子、吊脚楼、房顶上盖牛毛毡的人，锅里煮的是角角米，灶里烧的是把把柴，一日三餐就少不了吵架闹骂。

重庆城三教九流，三等分人。上半城是有头有脸的上等人，下半城是有头无脸的下等人，河边住的就是无头无脸的三等人。

有头有脸的上等人就是肚子里有墨水，操一个体面的工作，拿一份稳定的薪金，住像模像样的房子，常吃冠生园的叉烧包子，不在引车卖浆之流的人里。

有头无脸的下等人就是头脑里有文化，胸中装墨水，能写会算，但命运不济，没有一个体面稳定的工作和薪水，只能在菜市场、墙角边摆个小摊代写书信、代写状纸、代写离婚书，还有就是茶园小戏班倒了仓的过气戏子、开老虎灶卖开水的、专医屁股流血长了痔疮的医生、算命的、测字的……除了不做强盗，只要是找钱的事，下半城人都做。在下半城人眼里，肚子比脸壳子重要，肚子里没有填的，那脚板是走不动路的，这是下半城人居家过日子的真理。

当然也有例外，下半城也居住着上半城那样有头有脸的上等人，那就是报社院院吃文字饭的男女贵族，重庆城“上流社会”的人。

无头无脸的河边人，是重庆城五个鸡娃摆三行，横数竖数上下半城都没有份的水流沙坝的下九流。没有文化，没有手艺，只有一身的蛮力气，男的大多是搬运站的、拉大粪的、捡垃圾的、补衣服的、锯木头的、河边背绳子的扯船子、卖一分钱一坨棉花糖的；女的大多在家弄娃儿，生娃儿，一年到头，肚子像个装东西的坛子，没有多少空的时候。

那次尿罐事件，终于以看不得苦戏的大姨妈在自己的鸡脚杆上刮油，咬牙拿出三块钱告终。

大人没说错，家里的米坛子随时都是空荡荡的，就像江加芬的肚子随时也是空荡荡的，用大人骂她的话说，叫饿鬼掏了肠子。那时真是叫个饿，肚子格外的大，也特别能吃，小小年纪稀饭都要喝三大碗。尤其是中午放学回家，汤汤水水、菜菜滂滂的，书包一甩，端起碗就干，头一二碗是不说话的，也不去石梯坎，先填东西在肚子再说，第三碗，肚子有了底了，才来吃咸淡，才想起石梯坎。

借钱买米吃饱饭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不但借了要还，下月更紧，问题

是河边人家家的米坛子都不饱满，家家都有高高低低吃长饭的娃儿，找的都是角角米，烧的都是把把柴，哪有隔夜的钱借给你的哟。说得不好听，就连巴掌大的遮屁股的窑裤都没有多的一条。

河边后街捆绑房子里人称小种鸡的王妈，一口气大大小小、男男女女生了七个，政府还敲锣打鼓地给她戴了大红花，送去开会坐头排，捡了个“英雄妈妈”的称号。

风光是风光，王家比江家还穷，王伯伯是河边的搬运工人，拿不了几个钱，屋头的娃儿饿得“嗷嗷”叫。有时王妈背个背篋出去捡垃圾了，小七饿得瘫软在石梯坎上流口水，叫花子怜悯相公，就有人弄点菜稀饭给小七吃。可以说，王妈的小七不是长大的，是茄子吊大的，是气死南瓜饿大的。可河边后街的娃儿哪个不是这样吊大的，饿大的。那是环境，那是时代，吊是吊大了，饿是饿大了，河边后街的娃儿严重缺乏营养，脚站不直，是弯的，背伸不直，是驼的，头上长不出头发，脑壳是秃的，脸上有癣，红一块白一块的，结核、肺病、肝炎、肾亏……歪瓜裂枣，都是些肉案桌上的下脚货，槽头肉猪下水，拿不出手，上不得台面的。长大后工作了单位兴体检，结果是肺上有钙化点、肝上有钙化点、肾上有钙化点……

河边后街的王妈家有四个女娃，全家七条窑裤，加上王妈五个女人，冬天还好说，一个星期换一次，夏天怎么办？那就是先下手为强，哪个手快哪个换，王妈家那五个女的，为争换窑裤，就天天吵，天天闹。

“窑裤拿来，该我换。”老大一把抢过窑裤。

一条窑裤，小四小三老大，你要换我不让，你要抓我要扯，抓不到扯不到窑裤的，就转过来抓人的脸扯别人的头发，一条窑裤，生生把一个奶膀吊大的姊妹，搞成了比外人还不如。唉，那是大灾荒刚过的年月，肚子里有了点吊命的米汤水，遮屁股的窑裤就成了河边后街女人们的疼。

在河边娃儿的记忆里，冬天尤其冷，比上下半城冷，两条裤子过冬脚杆都是青的。记得有一年江加芬穿着透风的两条裤子在屋里冷得哭，大人正在煮牛皮菜，见娃儿哭大人就说：“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拿牛皮菜水给你们烫脚。”果真，大人把牛皮菜煮好了，端来一钵煮牛皮菜的水，江家四兄妹，两人一对挨个烫，那水滑滑的、热热的，脚一伸下去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尽管几十年过去了，直到现在江加芬在冬天还保持着煮牛皮菜水烫脚的习惯。

在江加芬的一生中，这是大人留给她不多的温暖，在河边捆绑房子里，大人蹲下身子，在氤氲的热气中，用粗大的手捉住她的脚，轻轻地搓，

细细地揉，还有那眼窝中透出的慈爱……

4
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码头是很热闹的，从河边后街下到河边，就是到对河装人的轮渡码头，不远处是装车的车渡。从河边一个斜斜的懒脚坡爬上去，拐个弯，青石头戳就的宽大石梯坎，就层层叠叠、错落有致地出现在眼前。石梯坎的尽头，就是大马路，就是下半城。

那石梯坎宽大，一步石梯坎，河边后街江加芬们要分成两步走，大人走，也要迈大步，并且走起很难受，一步走不完，两步又不够，走起来，身子腾一腾的，因为，那不是走，确切地说，有点跳的味道，如是平路还有点惬意，而上坡下坡来个跳，那味，真不好说也不好受。路人不方便，而沿河住的小商小贩人家就方便了。江加芬的大人，就在这石梯坎摆了个卖咸菜、雨伞、筷子、一分钱一杯老荫茶的小摊，还有被黑皮倒了一碗“锯木面灰灰”李三屋头的大人，把两三步宽大的石梯坎用石头垫平，顶上支一张油布，下面放两三张白木方桌、几根硬硬的长条木板凳，卖豆花饭、小面、稀饭、包子、大白馒头……营生就开张了，家里的几张嘴也扯起走了。

木船上的扯船子、羊子坝药材市场的商人、菜市场卖菜的女人、测字算命的先生，还有那讨得了几角大洋背上背了包袱的流浪汉、过往来去赶对河船的路人、走街串巷的剃头匠、补鞋的补碗的……累了，乏了，饿了，就在这高低不平的小饭摊坐一坐，早起的人喝三大碗稀饭，两个大白馒头、包子，或来碗放了红辣子的小面，肚子就鼓胀胀的了，从早上管到中午。

上午的营生跑得差不多了，肚子也饿了，中午又到这青石梯坎的小饭摊惬意地一坐，吃碗豆花，按个帽儿头，就着二两老白干下肚，花钱不多，费事不大，吃得满头大汗心满意足，既填饱了肚子，又歇了脚，喝足了，歇好了，满面红光地抽袋叶子烟，便心满意足各赶各的路、各忙各的事去了。

大码头热热闹闹人来人往，像在赶流水场。江加芬们没事，虽不去小饭摊吃饭，总爱去大码头赶热闹。尤其是晚上，有人用油腻腻的大竹篮，装了实实在在的一大篮子卤得香喷喷、黄澄澄的鸡脚板、鸭脚板、鸡杂碎、鸭杂碎、豆腐干……上面盖一粗布白帕子，篮子上高高地插一个放了几根灯草倒上灯油的酱色的亮油壶，肩上搭一灰不灰、白不白的长毛巾，手挎竹篮，拖声摇摇地喊：“鸡脚板、鸭脚板、鸡杂碎、鸭杂碎——”随着他的喊声，小娃儿的口水就流了出来，大码头上空流动着一股卤香味。

有人来买，男人放下篮子，挑起白帕子，露出黄金绀色的鸡脚板、鸭脚板、鸡杂碎、鸭杂碎来，就着篮子上的亮油壶，用长长的特制的油浸浸的竹筷子，从篮子里夹出鸡脚板、鸭脚板或者是杂碎来，找补完钱，盖好白帕子，提着篮子又叫了起来。

三分钱一个的鸡脚板、鸭脚板，让江加芬们眼红，却从来都没有吃过。想吃，没有钱，大人也不给你买。虽然从来没有吃过大码头油腻腻的大竹篮里的鸡脚板、鸭脚板、鸡杂碎、鸭杂碎，但敢肯定，它绝对比现在解放碑八一路好吃街的鸡脚板、鸭脚板香，好吃。想吃而没吃到的总是最好吃的。

那时，小人们一听到“鸡脚板、鸭脚板、鸡杂碎、鸭杂碎”的喊声，就格外兴奋，虽然吃不到，也不泄气，嘴巴还不空，跟在后面也拖声摇摇地喊：“鸡脚板、鸭脚板、鸡杂碎、鸭杂碎，挨到爸爸睡。”喊了就“哈哈”地一阵大笑。

卖鸡脚板、鸭脚板的男人也不恼，看着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小人们，听着他们节外生枝的喊叫，也笑了：“小把戏，回家找大人要钱买来吃，吃了保你三天不流口水。”

星期天江加芬不上学，大人就叫她到大码头宽大的石梯坎上守摊子，一白木方桌，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竹筷，有红头的、黑头的、尖形的，有泸州的、江安的、叙永的……质量有高有低，价钱有贵有贱，大人怕小人记不住，请测字的算命先生用红纸条写了价钱，逐一压在筷子下面，那时的竹筷便宜，几分钱一桌，贵的也不超过一元。守一天下来，加上卖点咸菜，除去成本，也能有一两元的进项。

遇上星期天下雨，大码头摆不了方桌卖筷子，江加芬就跟着大人到大码头的轮渡上卖雨伞。

大人背着雨伞，江加芬跟在大人后面，大人撑着雨伞，江加芬头上顶着块油布，在旷野中，在空荡的河滩上，大人一边走一边喊：“雨伞、雨伞，卖雨伞！”大人的喊声，在风雨中的大码头上飘荡，被飘洒的雨水带到很远。听着大人在风雨中的叫喊，江加芬也拿出吃奶的气力，拉开喉咙，叫了起来：“雨伞、雨伞，卖雨伞……”有人买，大人收钱，江加芬从大人的背上取伞。

一路走，一路叫，一直卖到河边人众坐过河船的趸船上，江加芬和大人的声音被雨水打湿了，润润的、沙沙的、哑哑的……

大人背上的雨伞卖完了，大雨也停了，回来关上竹篾条门数钱，脸青

涩涩的，嘴巴乌紫紫的，大半个背湿透了，数钱的手冷得不活泛了，眼睛却贼亮亮的，又是一笔意想不到的收入。“妈妈，我们又可以吃肉肉饭了。”江加芬高兴地说。

大人赶紧用手捂住江加芬的嘴：“小声点，找隔壁张妈借来买米的钱还没有还呢。”

下雨天是江加芬的福天，因为这天是大人的找钱天，大人高兴，眼睛放光，小人们就有肉肉饭吃了。

那时河边人家家家都有水缸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河边人家已经很幸福了，吃上了机器水（自来水），不用像解放前那样下河担水吃了。家家户户都有大水缸，因为卖机器水的女人，每天只卖两趟水，上、下午各一趟，其他时间不卖，水龙头用一个小木箱子关着，箱子上了锁，女人开了锁，水龙头放水了，你才能用水牌子担水。水牌子是竹子做的，用红油漆漆了，摸的人多了，水牌子的红油漆斑驳陆离，水牌子也油浸浸的。水牌子二分钱一块，一块担一挑水。一到开锁放水时间，那小街闹哄哄的，大的小的，男的女的，空桶满桶的，狗咬猫叫、鸡叫鸭叫，把个一边靠高高城墙，一边靠吊脚楼的窄窄河街，弄得好像在赶场。一年四季，365天，小小河街的青石板像擦了油似的亮，那是水的造化。

河边人家除了吃的水用机器水，洗衣服被子都是下河。江加芬最记得是夏天的夜晚，一家人了背了东西去河边，有月亮倒映在江上，水波亮亮的，大人一边洗衣一边唱：“一头黄牛，两呀两匹马，怎不叫我赶车的人儿喜呀喜洋洋……”这时的大人在江加芬的眼睛里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不是尿罐摔碎了打她、扯她头发的那个大人，也不是雨中卖伞回来关上竹篾条门数钱眼睛贼亮亮的大人，而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大人。

头发飘飘的，牙齿白白的，眼睛笑笑的、身子柔柔的，大人很美，有点像墙壁上画里的人，江加芬多么想她的大人永远都这样就好了。然而不久河边码头的一场大火，把捆绑房子、吊脚楼房子、还有牛毛毡房子，烧得满天飞红，窄窄的河街没有了，温馨的图画没有了，一切都没有了，满目满眼的只有可怕烫脚的焦土和呛人的黑灰。大码头宽大石梯坎上的小饭摊也没有了，光秃秃的石梯坎被大火烧得黑黢黢，像个癫子。河边人家没有了栖身之地，牙齿抖抖响地逃上了街，被大火赶进了城。

从此，河边人家成了下半城的人，长于斯，成于斯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，进城的河边人家，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。红卫兵接待站急需人手，煮饭，买菜，洗被子，烧开水……

江家的、李家的、黑皮家的、螃蟹家的大人，还有江加芬们、螃蟹们，反正没有学上了，那就麻子打哈欠，全民总动员，和大人一起到下半城的各个红卫兵接待站，干活，做事。

成包的白米，大块的猪肉，胀死人的大白馒头，让河边人家的大人、小人，真如耗子进了粮仓，没吃过水果的人跌进了苹果、香蕉、枇杷堆里。

江加芬饼干梦提前实现了，虽然没有饼干，但比饼干更旺实，更好，大碗吃饭，大块吃肉，敞开肋巴胀。

不仅好吃好喝，接待站每月还给大人们几十元的工资，不仅是锅里有，碗里也有了。每天晚上下班，红卫兵吃不完的白米饭，大片的猪肉，大白馒头、包子，大人拿、小人搬，都拿回家去，大火煮沸，用桶装了，家中闲着的人，拿到菜市、背街小巷去卖，革命要干，饭总还是要吃，五角钱一大海碗，有肉有菜有饭，脚夫小贩、剃头卖菜，只要你不是戴高帽子的、游街的人，你吃饭没有人会夺你手中的饭碗。

有一日，螃蟹对江加芬说：“江家姐，有个找钱的好事你去不去？”

螃蟹自打跟大人进了红卫兵接待站，那小脑壳没有受到一点革命的洗礼，反倒是受了金钱的洗礼，一门心思就想找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钱。这也难怪，穷怕了的人，一旦吃了饱饭，就怕再饿饭。那螃蟹就像一个耗子，到处找食，有一点就要存到他的耗子洞去，以备穷日子的到来。

“啥子好事？”

“嗨，撕大字报去卖。”

“白天去撕？”

“不，晚上去撕，晚上没人看见，再说每天有那么多的大字报要贴出来，你不撕，那新的又贴在哪里？”

江加芬看着螃蟹想了想：“对的，有道理，好，我去。”